



COCO AND IGOR

香奈尔与 斯特拉文斯基之恋

〔英〕克里斯·格林哈尔希 著 范佳毅 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COCO AND IGOR

香奈尔与斯特拉文斯基之恋

〔英〕克里斯·格林哈尔希 著 范佳毅 译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香奈尔与斯特拉文斯基之恋/(英)格林哈尔希
(Greenhalgh, C.) 著;范佳毅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
版社, 2007

书名原文: Coco and Igor

ISBN 978 - 7 - 208 - 06808 - 7

I. 香... II. ①格...②范...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1841 号

责任编辑 湛 嘉

封面装帧 张志全

香奈尔与斯特拉文斯基之恋

[英] 克里斯·格林哈尔希 著

范佳毅 译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5 插页 2 字数 201,000

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7,000

ISBN 978 - 7 - 208 - 06808 - 7/I·369

定价 20.00 元

《献 辞》

一个男人,将从后面闪现,
他不会成为我夫君,然而
我们的风云际会,
将令 20 世纪骚动不安。

安娜·阿赫玛托娃

(俄罗斯女诗人/1889.6.23~1966.3.5—译者注)

1971 年

那是一个星期天，可可临终之日的早晨，她乘车出去兜风。

每周的这一天，她都会让自己从商店的事务中解脱出来。此刻，在一月份清冷的空气中，她裹着羊毛粗花呢外套，在司机背后的位置上倚窗而坐。反光镜中映出的，是一个女人耄耋之年的容颜。她两眼布满血丝，围着鸵鸟般的长睫毛，满脸皱纹，长年的日晒烟瘾，使黝黑的皮肤略显粗糙。

“夫人，去哪儿？”

“无所谓，随便转转吧。”

轿车加速，在卵石路上发出均匀的摩擦声。可可蜷缩在后车座，觉得周围空荡荡的，座位散发着皮革的气味，令她感到一阵阵透骨的冰凉。

“真恶心，对吧？”司机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司机打着手势：“这个。”

可可慢慢地戴上眼镜，发现车外不同寻常，一片死寂。远处的树影似鬼魅浮动，玛德莱纳教堂的钟声平缓地鸣响，与巴黎市中心教堂传来的沉沉钟声遥相呼应，此起彼伏，如涟漪般扩散开去。

她渐渐注意到周围的景象，暗暗吃惊。大街上鸟尸遍地，多半是鸽子。她打起精神，紧张地转动身子，从一扇窗望到另一扇窗，脸盘在窗玻璃里像影子似地扩大。她不由地叫出声来：“停车！我要下去。”

司机把车停稳，赶过去扶她下车，鸭舌帽在车顶蹭了一下。在这个岁数上，她依然动作轻盈，可毕竟有点羸弱，跨上人行道时，还需借小伙子一臂之力。

她目不暇接地环顾四周。街上到处是脚爪挺直的僵硬鸟尸，个个耷拉着无力的翅膀，灰色的身子，脖子周围紫斑点点，它们歪头躺在那里，尖嘴微张。一只鸟的羽毛随风飘起，又懒懒地落在可可的脚边。

“我的天！”她一阵恶心，顿时头晕目眩。

远处的情景更是惨不忍睹。干枯的喷泉里塞满了发臭的鸟尸，沙石路上，一堆堆无声的羽毛星罗棋布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她问道，难过中带着糊涂。

“市长下令宰杀，这些鸟污染城市，还飞进窗户，传播疾病……”小伙子理所当然地说，“报上都这么说。”他小心翼翼地解释着，不想对此有所非议。

“可怎么会这样？……”她张开手臂，掠过那片屠杀之后的景象。

“他们在公园的水池里隔夜下毒，”司机接着说，“鸽子一喝水就完蛋了。”他搓了搓戴着黑手套的手掌，穿着里兹饭店的薄制服，他也觉得冷了。见可可急于了解更多情况后，他补充道：“他们选择了周六晚上下手，周日的街道打扫起来比较方便。”

可可这才注意到一小队清扫车已经轰鸣着在市中心工作了。只见

身穿浅蓝工装的清洁工到处走动，像赌桌上的操盘人一样，把鸟尸撿成一堆，看得人毛骨悚然。

她浑身直冒冷汗，撑着路边的栏杆才勉强站稳，手套上也沾了灰尘。脑子里冒出一个声音，自说自话，喋喋不休，听起来又像是一阵尖锐的耳鸣。

“夫人？”司机偏头一听，才明白可可并没有对他说话。

她的思绪已经飞到伊戈尔·斯特拉文斯基的身边，想起了他收藏的鸟类。他要是看到眼前的惨状，该会有多么震惊啊！

她突然惊觉，此时此刻，自己是如此地思念他。可可眼看自己的伴侣一个个离她而去，留下她孤家寡人，垂垂老矣。可他依然活着。她暗想，奇怪，旧友故知纷纷谢世，他俩却得以幸存。她记起就在自己的别墅里，他们共度的那个夏天。倏忽，五十年过去了。

一阵尖锐的失落袭来，她有几分讶异，一种空洞感摄住了她。顿时，周围的一切显得如此空旷，仿佛轻轻一叩，整个世界都会发出回声。

司机耐心地站在一边，等待她回过神来。“夫人？”

可可心不在焉地应道：“什么？”

她回到现实中，只见树木在眼前飘忽，钟声停息，一片寂静。一股异味送入鼻翼，她皱了皱眉，突然打了个寒战。“我冷。”她说，“指头在手套里都冻僵了。”她紧了紧外衣，匆匆做了个上车的手势。

轿车急速驶离人行道，她挣扎着掏出化妆镜，在颠簸中整理着自己的仪容。“慢些吧！”她轻声说，“急什么呢？”脑中的嗡鸣又来了，就像蜜蜂在罐子里转悠。

在如此惨淡萧瑟的一天，就连艳俗的广告都显得黯然失色，可可急切渴望着斑斓的色彩。她颤抖着把唇膏涂上紧绷的唇线，鲜活的红唇成了早晨微小的亮点。然而，当她扯下手套，看到自己青筋暴突、瘦骨嶙

响的手指，不由心生厌恶，就好像在看一副爪子，上面的褐色斑点跟豹子相差无几。

可可痛恨衰老，恨它无可逃遁，恼它毫不留情——就像树叶枯黄、寒冬降临。当了一生的女人，多么轻而易举，而此刻的自己，与其说是女人，还不如说是另一副行将就木的皮囊。这一切来得那么快。她的一生犹如车窗外匆匆掠过的城市，依稀难辨。

他们转眼就到了里兹饭店，可可在那里拥有自己的套房。司机扶着她走进宽大的旋转门。

“这里我能行，”她说打发了他，“我还没残呢。”

小伙子用敬重而忍耐的目光看了她一眼，碰了碰帽檐以示致礼后，回到车上。可可跨进店堂，一阵暖意扑面而来，她觉出了温差。除尘器绕着巨大的弧形在前厅的地板上移动，可可跨过去，留神别给电线绊着。

“早上好，夏奈尔女士。”侍应生隔着噪音打招呼。她小心地举手示意，并没有回头，心里明白，电线这东西最容易出事，就跟她房间里的蜂蜡和脚垫一样，一不当心就会让人跌倒。这些东西全等着要她好看呢，现在，想到自己又一次击败了它们，可可在脸上露出了微笑，她再次成功地阻挡了死神的进攻。

她朝电梯走去，烧烤房里飘出刺鼻的气味，这次是芦笋吧。反正不是芦笋就是龙蒿和大蒜，总有气味溢出来。她责怪大厨，确信他故意为之。不知跟他说过多少次，被迫闻到别人食物的气味有多讨厌。可他从不当回事。她断定这人存心跟自己为难，想用这种方法把她逼走。

电梯门张开饥渴的双唇，把可可吸进去后又关闭了。

这时，可可在侍女赛琳已进了房间，正忙着给主人铺床。随着钥匙

一声轻响，可可开门进屋。侍女直起身子问早安。可可不住地上下打量着她。

“姑娘，你头发太长，裙子又太短了。”

赛琳微微一笑，略含歉意地摸了摸头箍，又扯了扯迷你裙的下摆。她知道可可是在逗她。“现在兴这样啊。”姑娘答道。

“你懂什么？”可可打断她。

赛琳一愣，便接着铺床。可可克制着把手放在她胳膊上，放缓语调，几乎是恳求地说：“我累极了。”她靠上去撑着床柱上的铜球，看见球上映出自己扭曲的面容，顿时一阵晕眩。“我想躺一下。”她说道。

侍女点点头，嘴角露出微笑。可可摘下眼镜、脱去外套，又扭脚脱了鞋，在床沿坐下，仰头倚在枕上，朝里缩了一下，把腿放妥。

她从未感到如此筋疲力尽，亲眼目睹遍地鸟尸，令她情绪低落，不住地反胃。难得休息一天，凭什么遭遇如此的惨状？明天恢复工作之前，她真得歇息一下。有多少事情还等着她去做啊。

春季时装系列尚未完成，已经有人在催交夏季时装的设计图稿。这样的压力年复一年，变本加厉。下周的日程在她脑子里走马灯似地旋转，细枝末节纠缠不休，弄得她头昏脑涨，肩膀发紧。她感到血液迟缓地向手指和脚尖流去。

她闭上眼睛，与斯特拉文斯基在别墅中度过的数月时光历历在目。同一屋檐下，共住着本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和最杰出的时尚大师。彼时，谁能预料？此刻，谁又能相信？

渐渐地，眼前的忧郁消散，代之以风和日丽、鸟语花香的记忆。钢琴迸发的奏鸣在耳边回响，乐曲的节奏无形中渗透了可可的呼吸，伴随她落入多梦的无意识，终于沉沉地睡去。

一小时之后，她一觉醒来，胸口一阵尖锐的剧痛。疼痛又从她的脑

壳直逼下来，迅速压进了胳膊。可可浑身被恐惧摄住，脑海里警钟长鸣。她环顾四周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房间的白墙，接着是床头柜，灯罩下放着一杯水，还有一尊三角架相框——那是斯特拉文斯基半个世纪以前送她的礼物。

白墙、床头柜、相框，可可在惊恐中想把这些点串联起来，却毫无头绪。

突然，她的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打翻了，一时间眼神狂乱，头脑被恐惧淹没。

“快把我扶起来！”她朝侍女喊道。赛琳从隔壁房间飞奔过来。可可满眼惊恐，嗓子堵得慌：“我透不过气来！”自己的声音传到耳朵里，竟觉得恍惚。脖子上的白珍珠项链像是要勒死她，可可拼命地撕扯着。随后，房间不可抑制地开始旋转，周围漩涡似地一片模糊。她顿时满身大汗，皮肤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焦灼味，眼球仿佛成了轮子。

赛琳抓起一瓶镇静剂，费了点劲才打开：“没事，我在这儿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可有的眼睛转向房间的一角。她的身体黯然失色，手指也没了反应，耳边想起一个尖锐的声音。“他们想杀我！”她总算憋出一声微弱的叫喊。

在那一瞬间，某种东西无可逆转地向全身散发开去，就在死亡占据她之前的一刹那，最后一股氧气从脑中逃逸，无数的影像在她眼底跳动的视网膜上蜂拥而至。

一切情形犹如镜子里的图像一般生动，又像灿烂的梦境一般弥漫。在这最后的清晰中，她想起了他俯身亲吻自己，漆黑的双眸栩栩如生。

她喃喃低语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然后，她陷入了沉默。她的脸庞已经走形，她环顾四周，一片黑暗，一切皆空。

赛琳举着针筒，紧握可可的手臂，太迟了。她将它缓缓放下，合上了可可的眼睛，冷静得自己都有些吃惊。

1913 年

在坎本大街的家中,可可一边对着穿衣镜哼唱,一边和着内心的旋律欢快地翩翩起舞。

“可可在托卡拉多看见了谁?”

她红唇欲滴,明眸乌亮,一袭白衣裁剪简洁却夺人眼目。她在镜前频频旋转,欣赏自己窈窕的身影,倾听着衬裙摩擦真丝礼服发出的悦耳轻响。

为了这件礼服,她辛苦了整整一周,领口、褶边,样样精工细作,现在总算如意完工。她心里明白,这件衣服将艳惊四座。层层叠叠的白丝裙摆大胆垂悬于脚踝之上,整件礼服线条流畅,凹凸有致,像液体般顺着她的身体潺潺而下。

那顶帽子也令她费尽心思:黑丝宽边,顶部熨帖。可可戴上它,掖进一缕头发,把帽檐倾斜到一个诱人的角度,在半边脸颊投下阴影。

“何时? 何地? 所费几许?”

此时，此地，分文不取！”

她笑了起来，含情脉脉地朝后仰了仰头，又用手指在喉头抹了点香水。

以前，她还从未出席过正式的音乐会，此刻不免兴奋。今晚要上演几部作品，其中斯特拉文斯基的那部还是首演呢。众人趋之若鹜，这将是一次盛会。她略感忐忑，却精神振奋，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。礼服的每一声低语，香水的每一缕芬芳，纤手的每一次触摸，都让她对周围世界的感觉愈发敏锐。

电话铃响起，可可一惊，却置之不理。司机已在等候，她不想迟到。她把手袋和阳伞检点了一遍。电话安静下来。希望不是卡娅西丝告知自己无法出席。她戴上手套，心想，但愿不会。

她边下楼边在想商店橱窗里的人体模型：冰冷的躯体，塑料的头颅，僵硬的衣帽。她当下的热情它们是感觉不到的，跟她内心的骚动比起来，那一切显得如此宁静呆板。打开门，春天傍晚的声音扑面而来，她做了几个深呼吸，顿时神清气爽，仿佛注入了新的活力。然后，她敏捷地跨上了后车座。

时值黄昏，大街小巷灯火璀璨，车水马龙，整个都市光芒四射。轿车缓缓驶过里兹饭店后门，一个右转，就是荷诺雷大街。司机顺着车流闲闲地趟了一会，又来了个左转，沿皇家大道驶向协和广场。他们在一个拐角越过电车轨道，车轮发出一声尖叫，车身一晃，可可的帽子撞上了车顶。

“小心点嘛！”她责怪司机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罢了。”她挥挥手说。

可可忙了一下午，饥肠辘辘。她几个小时没吃东西，不然的话，那

件衣服穿起来就没那么服帖。她急于和同伴会合，一个朋友已给她安排好了。

自身的紧张加上车的晃动，她有点头晕眼花，四肢轻若鸿毛，随着轿车轻轻地左拐右转，有一种被无形的力量牵动的感觉，一时间，她仿佛腾空而起，从上面望着自己。

穿过拥挤的蒙太尼大街，车终于停了下来。节目栏里张贴着斯特拉文斯基《春之祭》的演出海报。剧院已经开门，阶前人头济济，卖花人忙碌着。

可可在人流熙攘中钻进了幽暗的暮色，周围暖意融融，好比充了电似的，有一种引人入胜的饱满氛围，玉兰和七叶树花光流转，与满街华灯争奇斗艳。

她抚平衣衿，重新调整帽子的角度，显得更加意气风发。人流如梭，热情如潮，这一切告诉她，今晚将是一个难忘的良宵。可可已经感觉到男人在自己身上驻留的目光，她几乎脚不沾地，飘飘欲仙。

就这样，她像个新娘似的向着剧院的灯火滑翔。

伊戈尔坐在剧院化妆间里修脚指甲，剪下的碎屑散落在地毯上，像一堆小小的月牙，带着旧钢琴上琴键的色泽。指甲断落，他埋头细看大拇指边缘的角质，发觉剪得太深，露出一缕嫩皮，像指甲边一个粉红的月牙。

“见鬼！”

更糟的是，新鞋偏偏挤脚，他皱着眉头站起，穿上衬衣，头颈又觉得别扭，领口太高，扣子一路紧绷，差点没把人憋死。他突然紧张起来，眼前一片空白。他痛恨这种感觉，这让他想起小时候掉进冰窟的遭遇。他慌乱地扭动胳膊，举手摸索着解开一个扣子，方松了口气。

每当他望着镜中的自己，望着对面那个左右相反，挤眉弄眼的孪生叠影，总为这样的延伸感到吃惊。他试探着举手摸脸，这一动作相应地引起了脸颊的感觉，他放下心来，可他一咳嗽，那声音好像从体外传来。

他烦躁地来回踱步，手指在裤腿边弹奏着复杂的乐段。他担心起首的小提琴和长笛部分不够均衡，又担心乐谱难度太高舞蹈演员准备不足。他觉得编舞过于繁复，跟节拍不相称。他对尼金斯基说过多次，可后者听不进去。这人连节拍都数不清，击掌也跟不上节奏，戴雅基列夫却一味惯着他，当然，自己的情人嘛，总是错不了的。

伊戈尔对严词酷评有某种预感。他觉得口干舌燥，知道自己最好喝上一点，便伸手取杯斟酒送到唇边，玻璃杯中酒色摇曳，在他的镜片中映现。

正在这时，乐器的调音声隐约传入房间：拨弦滑音、小段试奏和难度练习。即便不演奏，乐曲似乎没有离开过他。突兀的节奏在体内痉挛，无形地拉扯着他的四肢。听到木管乐器小试身手，他的胃部阵阵抽搐；当小三和音衬着攀升的低音节节下滑，恶心再次袭来。他望着手上生出的斑点，觉得自己慌得快挺不住了。他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情景：交响乐队挤在台上，像四分音符般密密匝匝的一堆乱码。他尽量不去想观众。此刻，他自己也是个心神不宁的旁观者，一想到数百人鱼贯而入的场面，就让他坐立不安。

事实上，观众对今晚的演出是否有所准备，他深感疑惑，并几乎生出了同情。他们坐在那里，对自己将受到怎样的冲击毫不知情，天知道他们会做何反应。

他的思绪转向了妻子凯瑟琳，那才是自己理想的听众。她正怀着他们的第四个孩子。要是她在这儿该有多好。伊戈尔这么想着，本能地伸手去摸那个小十字架，这是妻子给他做今晚的护身符的，此刻它躺

在上衣左胸的口袋里，紧贴着心的位置。他透过厚厚的衣料摸出了它的形状，精神一振，露出了微笑。他盼望着那个新生儿。是啊，就让凯瑟琳如愿以偿，再生个女儿吧，两男两女，成双成对的感觉真好。为了她，伊戈尔希望今晚大获成功。他掏出十字架亲吻了一下。

他提醒自己，几小时之后，一切都将过去。可今晚成功与否却会决定他未来的命运，作曲家生涯也有赖于此。他近几年初露头角，开始受人瞩目。有人曾预言他深有潜力，前程似锦。眼下，三十一岁的他明白，实现理想的时候到了。他需要巨大的成功来确立地位，让自己站稳脚跟，功成名就。如果今晚一切顺利，将会是一个转折点。

一个侍童敲门：“先生，还有五分钟。”

他喝完最后一口酒，满面红光，紧张莫名，第一百次看钟，等待颤动的分针指向十二。

他在镜子里最后审视了一下自己，确认一切就绪，拂了拂一尘不染的衣领，在胸前划了个十字：“上帝保佑，一切顺利！”

接着，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打开门。调音声更响了，他心跳加速，朝大厅走去。

香榭丽舍剧院内，在崭新的洁白大理石的映衬下，一条金线围墙而绕，连接着一个个包厢，显得富丽堂皇。

巴黎时尚精英在此聚集。达官贵人，旧友新知；简短的问候，惊喜的重逢；笑语连连，此起彼伏；香扇轻摇，燃起了闲话的火焰，流言蜚语，穿梭在过道席间。

可可曾多少次在梦里向往过置身于这样的场景，而此刻，她又担心自己对这一切格格不入。富裕散发着一股腐朽的气息。被陌生的富人包围着，她感觉如坐针毡。她注视着西装革履的男人转动着手上的戒

指，女人们裹着头巾，或缠着鸵鸟似的围脖。

不知为什么，这些女人都用鄙夷的眼光看着她。准确地说，她们倒不是嫌她打扮过头，恰恰相反，她的礼服裁剪简洁质朴，在那种沉静的优雅对照下，女人们几乎觉出了自己的俗艳。她的身形惊人地修长。正是这种深有品位的低调和不事张扬的精致冒犯了她们。她给人的印象是如此轻而易举，甚至有些满不在乎，女人们受到了打击。

可可意识到自己招来了轻蔑的目光。这些人裹在大堆羽毛、塔夫绸长裙和厚重的丝绒礼服里，看上去多么可笑。她暗自思忖，如果她们想让自己看上去像只巧克力罐头，那就请便吧。她更喜欢自己看起来有女人味。

这是个渲染排场的地方。水晶吊灯下，到处珠光宝气，耀人眼目。一时间，可可觉得自己像个冒名顶替混迹于此的人。她的脑海里闪现出自己成长的记忆：破败的农舍，局促的隔段，母亲久病卧床，父亲不见人影，兄弟姐妹像院子里吵嚷的母鸡。她还隐约记得自己揣着萝卜从地里回家的情形。此刻，置身于豪华奢侈、寻欢作乐的氛围之中，那一切似乎纯属臆想。

她相信自己的命运受过上帝的祝福，便关闭早年生活的记忆之门，重塑自己，终于脱颖而出。她利用男人，也被男人利用。她学会了商场运作并取得了成功。她为自己所成就的一切付出了辛勤的劳动——没有人比她更加勤奋，她对此深信不疑。此刻她来到这里，梦想成真。她的商店生意兴隆；一连串男人为她神魂颠倒；她的顾客中不乏全法国最富裕的女人。一个孤女能有这番业绩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她心里明白，自己也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她的身影将令这些女人刮目相看。

她的紧张烟消云散，欣喜和愉悦随之而来。她看看节目单，又和熟人闲聊几句，渐渐恢复了自信，甚至稍稍流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情，落落